

中華建國協會叢書

大禹

左華宇主編

祝實明著

成都農鐘書局印行

中華建國協會叢書

大 禹

著者 祝實明
主編 左華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晨鐘書局出版

自序

(一) 爲什麼編輯本書

這本書除了少數部分是我自己的寫作外，大部分是輯錄別人的著作。全書分四卷，每卷敘述或解釋一個問題；第一卷討論禹的出生地址，第二卷敘述禹的事功，第三卷講禹的歷史，第四卷是輯錄古今以來對禹的評論。所以這只是編輯的書，而不是什麼創作。山居二年餘，參考甚少，滄海遺珠，必所不免，這是萬分歉然的事！

這里要講的，是我爲什麼要編輯本書。

汝川是大禹故里，而我在汝川已住了二年以上，對於禹跡，似乎應有一種宣揚的義務。這就是我編輯本書的原因嗎？是的，但不完全是。我編輯本書，更大更重要的原因，却由於我對於「僞浪漫派」及「淺薄的享樂主義者」極端憎恨之故。十餘年來，對於這兩種人物，我會加以不斷地反對。六年以前，嘗草「釋浪漫」與「論雙料可憐的動物」二文，爲了節省時間，且讓我重抄一回吧。

(二) 釋浪漫

國戰以前，所謂「浪漫主義」這東西，曾在青年生活中，發生過極其惡劣的影響。牠和淺薄的享樂主義不幸又做了雙生姊妹，於是縱慾，淫樂，頹廢，隨便，不負責任，不講信守之輩，都大耳不慚地自命爲「浪漫運動」。浪漫運動的定義，以法國囂俄說得最爲明瞭，牠可轉是「文學的解放」。詳細說來，牠有四種目標。

第一，浪漫精神是反對現實的。浪漫派希望地面上沒有見過的光明，懸盼着完成他們心靈所幻想的志願。雖知道這種志願是不可能的。在浪漫派看來，想像中的現實比普通的現實還要準確，因爲不可捉摸的東西祇有想像能把牠牢牢的縛住。凡能挑撥想像的東西都可以引我們認識我們器官的感覺所不能到達的宇宙的一部份，特別是冷冰冰的理智所夢想不到的那一部份。所以浪漫派的福音是擴大我們的視野。

二，浪漫精神是反對陳腐的。因此，不論什麼，用得太多就失了牠浪漫的素質。他們認定變換總含着進化的原子，所以一時代若以浪漫做標榜，一定要脫掉前時代的舊服，換上一件新袍。這件新袍的意義包括一切思想和形式。所以，古典派的典故都採自希臘，浪漫派偏要引用北歐神話；古典派多諷刺和啓示的文字，浪漫派却力避此格。

第三，浪漫精神爲了價值，浪漫派要每個作者顯着他自己的形式，嗜好，及一切

來表現他的作品，各人把各自的色調來塗澤這個宇宙。所以每個作家的意義，每個作家對於宇宙間靈幻的深遠的部份的認識，都各有他的獨立性。

第四，浪漫精神鼓勵深刻的情感呈露。在十八世紀中葉李却孫和斐爾亭的腦佛爾（或譯「傳奇小說」——實明）已經有這個趨向；而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浪漫派幾個大詩人竟能感動深藏在人們心底裏，淚泉達不到的感情。因為浪漫派知道情感的價值實在有時超過理智，偉大的文學家決不能跳出情感的宇宙以外的。（見曾虛白先生英國文學ABC上卷五一至五三頁）

文學和生活本有極密切的關係，一種文學運動自然更易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本了上面所說浪漫文學的四種目標，則其影響人們生活也應當是下面四種：

第一，尊重高遠的理想，輕視現實。

第二，珍愛變易的生活，力反陳腐。

第三，重視獨特的個性，絕不摹倣他人。

第四，寶愛深刻的情感，不甚重視理智。

過着這樣生活的人，雖然也有其可爭議的地方，但還畢竟不失為活躍可愛的人。而那般大言不慚自命「浪漫」的青年却又怎樣呢？

第一，他們沒有什麼理想（甚至幻想都十分缺乏），只知道現實的事業。

第二，他們的生活真可列一張表，那是：西餐大菜，洋樓，跳舞，電影，麻將，咖啡……天天如此，陳腐不堪。

第三，他們沒有個性，享樂，頹廢，甲與乙同，乙與丙一樣，丙和丁仿佛，丁又和甲差不多。

第四，他們只知玩弄輕薄的感情，歇斯里的，哀樂無端，不重理智是有的，情感深刻却絲毫也說不上。

這樣說來，國戰以前的中國，從表面上看來，滿坑滿谷，似乎都是浪漫主義者；按之實際，則你即使手拿手電燈，朝朝暮暮，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找遍全國每一角落，你也不會找着半個真正的「浪漫派」所要求的人物來！

國戰一起，這般冒牌浪漫派算已在飛機大砲的警告下暫時地斂跡銷聲了，這也不能不說是抗戰收獲之一。但在抗戰以後，我怕這般「偽貨」又將舊態復作，招徠滿市，不特誤己，又將誤人。無論在任何社會裏，儉難，奢易，建設難，破壞易，埋頭苦作難，招徠欺世易……爲了國家前途着想，我願向一切祖宗及抗戰英靈叩上一萬個頭，祈禱這些東西不再產生！

(三) 論「雙料可憐的動物」

我曾說享樂主義者是一批「製料可憐的動物」，因為做們（包括他們與她們）是「精神的病人，物質的奴隸」。「病人」已經夠可憐了，又是「奴隸」，不是「雙料」可憐嗎？

何以說他們是「精神的病人」呢？

大體說來，我們可以把享樂主義才分作三等：第一等是有理論根據者，第二等是盲從者。這理論的來源有二：一是新來的「舶來品」，二是老牌的「國貨」。新來的「舶來品」說：「世紀末的悲哀真令人受不住了，享樂吧」。跟着自然有一套解釋。其實這理論異常地不健全，尤其是在現在的中國。原來所謂世界末日，是西洋宗教家從幻想中創造出來用以警戒他那一股信徒的；基督教徒在歐西勢力之大，稍有常識的人都知，所以一般人慄慄危懼，希圖逃脫。享樂主義更乘隙而入。至於中國，則這數十年來正是一個創造新時代的時候；民國成立，在政治史上是空前的；五四運動，在青年運動上是空前的；九一八以來的嚴重國難是空前的；七七，八一三以來的抗戰是空前的；一頁一頁的新歷史，正該今天的中國人——中國青年用血用淚用汗一字一字地寫出。這正是一個空前的創造時代。如果在這個時代裏感到什麼悲哀的話，那一定是「創造的悲哀」，「世界起始的悲哀」或是「新生的悲哀」，却沒有什麼幻想的「世界末的悲哀」。這種「創造的」「世界起始的」或「新生的悲哀」，我相信每一個健全的青年都能夠承受且

樂於承受的。至於無中生有的「世界末的悲哀」，那便只有害着神經病的朋友才會有害着神經病，自然是精神方面的病人了。——可是，老牌的「國貨」却又這樣說：人生不過一百年，而孩時，昏老，睡眠，晝息便佔去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小半不享樂做什麼呢？（見列子）或是說，「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這些理由仍然非常脆弱，不值一駁。「志士苦日短」，人生假如除了孩時，昏老等便只剩下了一小半時間，為什麼不特別努力而一定要享樂？「常懷千歲憂」的人為什麼一定要「秉燭遊」？難道「秉燭遊」就可以忘了「千歲憂」嗎？釋迦牟尼的悲天憫人，恐怕不只懷着千歲憂吧？然而他却願犧牲王子的尊榮而去苦心救人。這些理論哪有一定因果的聯繫呢？享樂主義者可以說得很頹廢，消沉，非享樂主義者也可以承認他們說的因，而否認他們說的果，且進一步去主張最積極的一套。一個消沉，一個積極，這沒有其他原因，神經健全與不健全而已。至於第二等享樂主義者，那就不特神經不健全，而且「掉了神經」。別人說：「世界末的悲哀呀！」他充其量不過可以說：「呵！悲哀的世紀末呀！」他的精神即使暴沒有病，却也非得着「傳染病」不可。所以我說這般享樂主義者，是一些「精神的病人」。

何以又說他們是「物質的奴隸」呢？

這很容易明白，這般「病人」的生活信條，列舉出來，可得下式：

- (一) 吃得好(最好是大餐)，
- (二) 穿得時髦(或稱之曰：「摩登」)，
- (三) 住得舒服(最好是洋房)，
- (四) 坐汽車(至少也是私包車)，
- (五) 看電影，
- (六) 打牌，
- (七) 進跳舞場，
- (八) 吃酒(或是吃煙，吃冰淇淋，喝咖啡……)
- (九) 玩女子或耍男子，
- (十) 開同樂會唱淫蕩的歌曲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便這樣生活下去。終身興趣在此，人生目的也便在此，「未得之，思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拚了全生精力與時間，來追求這一些物質的滿足。物質驅使他們奔走鑽營，驅使他們東西奔走，甚至驅使他們出賣友朋或出賣自己；從表面上來看，是他們在享受物質生活；但追問起來，實在是物質生活在玩弄他們，在奴使他們。說他們又是「物質的奴隸」，難道還用得着詳加解釋麼？

可是，「病人」也吧，「奴隸」也吧，享樂主義者的生活假如是好受的，那又有什麼要緊！因此我要問了：「他們的生活果真好受嗎？」據我實地的觀察，我敢堅決地回答道：「不！」

「鴛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你縱使住着「廣廈千萬間」難道你能用頭站幾千間用手足再分站幾千間而一一享受不成？你縱使「日食萬錢」，「鐘鳴鼎食」，難道你除了吃飽而外，還必須吃破你的肚子，住食如此，穿與行又焉能例外：你穿綾羅，我穿粗布，你着西裝，我着短褐，難道你比我在溫暖以外一定還多得了一雙什麼？你坐汽車，我乘派西克耳（腳踏車），你坐私人包車，我騎兩腳馬（謂自行也），你電馳風掣，我快慢自如，如非有路須趕，你能說你一定比我舒服？「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安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你「物質的奴隸」大概也在夢中也是沒有享受過的。再說：看電影，打牌，進跳舞場，吃酒，玩弄異性，開音樂會，你總不能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而沒有間斷的時候；間斷了一個極短的時候你不覺得心慌麼？不覺得苦悶立即襲來麼？而且，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不也有厭煩的時候麼？厭煩了不更覺得無聊麼？我再問你：即使天天做年年做而不感到厭煩，你知不知道那樣的結果？不知遺麼？讓我答覆你：那是，感覺麻木，神經衰弱，因為刺激得太過了！那又是，酒精中毒，白濁楊梅，九一四，六〇六，因為淫蕩得太過了！

你，「雙料可憐的動物」呵，還不趕快回頭嗎？

(四) 編者的希望

這反對總算是夠劇烈了。而今想來，消極的反對，自不可少，積極地指出模範人物來供人崇拜，供人效法，則更是決不可少的工作。古今以來，可資崇拜和效法的人固多，而偉大崇高，無疵可尋的人，却沒過「禹」。

禹的精神，一言蔽之是：

「享受薄，貢獻大。」

說得更加明白一些，便是：

「犧牲自己的幸福，日夜孳孳，為羣衆謀福利。」這是一個偉大崇高至善至美的人格，是一個值得萬世景仰萬方禮拜的人格！人類前途如有希望，端在這種人格的發揚光大與普遍繼承。十餘年前，禹的有無曾一度引起熱烈的論爭，但我敢大胆地說：作算沒有這個人吧，但這種偉大崇高至善至美的人格，也不愧為一個「理想的人格」。中國即使僅有這麼一個「理想的人格」，也顯示中國人的理想並不薄弱，並不卑劣，並不渺小。

「燐火荒原滿，山精夜興濃。雄雞呼日出，魍魎永無蹤。」我至誠地向這種偉大崇

高至善至美的人格頂禮，願他能繼續地發揚光大起來！

（三十四年四月，於汝川）。

目次

省府秘書長李題字

自序

卷一 (禹鄉)

石紐村剝兒坪

後記

卷二 (禹續)

禹貢

大禹謨

卷三 (禹本紀)

夏本紀

夏紀

卷四 (禹蹟)

論語一則

孟子四則

左傳一則

司馬相如一則

韓愈：對禹問

附錄：論「禹聞善言則拜」

附：朋友與奴才

卷一 禹鄉

石紐村刳兒坪

縣南十里飛沙關嶺上里許，地平行，名刳兒坪。有羌民數家，地可種植，相傳爲聖
母生禹處。有地址數百步，羌民稱爲禹王廟，又稱爲啓聖祠云。

按通志石泉志曰：刳兒坪在九龍山第五峯，禹穴碑在縣南二十里。而通志載汶
川縣亦有刳兒坪。

寰宇記：石紐村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又云在今茂州之汶川縣北四十里。括地志
云：在縣西七十三里。元和志云：禹生處名刳兒坪，至縣治五里。宋眉州刺史計有
功曰：華陽國志云，石紐，古汶川郡也。嶺伯得有莘氏女，涪水，行天下，而生禹
焉。石紐之刳兒坪。夷人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不敢追，云畏神
焉。藏三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佑之。山下有村曰石紐村，有禹穴，
刳禹穴二字於岩石，方廣二丈，世傳李太白書。蓋不獨會稽有禹穴也。嘗求其故，



大抵山川變遷，代遠時移，都邑名號，廢置，離合，而石紐故處，莫釋主名。秦漢而下，爲國曰冉駹，爲道曰綿鹿，爲邑曰廣柔，一也。漢靈帝析而郡之，曰汝山。唐貞觀八年，又析而縣之，曰石泉。唐以前，石泉之名未立。譙周，陳壽，皇甫謐，皆指石紐爲汝山之地。周曰：禹生於汝山廣柔之石紐，其地爲劓兒坪。壽曰：禹生汝山之石紐，夷人不敢牧其地。自石泉名立，其後唐地里志，國朝職方書，先儒輿地記，皆以石紐歸石泉。雖莫辨其故，然汝山之山曰鐵豹，江水出焉。汝山之山曰玉壘，瀟水出焉。石泉之山曰石紐，大禹生焉。合之則一，離之則散，處於三邑之近。石泉始隸於茂，宋熙寧割隸於綿，政和撫戎，又升而軍之。傳曰：反本求古，不忘其所由生。越之人曰：吾禹之會稽。楚之人曰：吾禹之宛委。思其人，寶其地，使蜀之人不曰吾禹之石紐，是不知天降神，地發祥，人允賴也。

按石泉，卽今北川縣，廣柔縣治，在今羊店兩之大邑坪。以禹穴爲劓兒坪，非是。

明楊升菴慎曰：廣柔，隋改汝川，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也。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祥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蒙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禹穴者，禹藏書之室也。按正義禹三衛山，夢見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之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崖石之下。三月

季庚，乃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知水泉之脈。及治水成功，乃藏書於所生之地焉。按廣輿記：會稽之穴，石如白，可知非藏書所也。

按以汝川爲石泉，石鼓山爲石紐，非是。

明王舜卿曰：大禹黃帝五世孫，父曰鯀，聚有莘氏之女修己，見流星貫昴，娠而生禹於石紐山。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人而至於神，不可以復加矣。聖人以神稱者，惟炎帝與禹耳。炎帝以醫藥永民命，萬世享其壽，故稱神農。禹以治水振民生，萬世享其利，故稱神禹。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斯。又云：風洩土囊，雲興寸石，在物云微，宜彰所自。禹，聖人也，精一執中，二帝授其道，地平天成，萬世賴其功，巍巍不與，孔無間然。發跡之地，吾人可冥然乎？正嘗瞻禹穴，已異其地之秀靈。及閱有功之廟文，潘華陽之國志，按雜史以求源，本禹貫而著績，觀鼎珊，軒轅之跡可尋，過泥山，曲阜之客可挹。正遂纂而爲紀，以祛羣疑。涉於僞倭者，計有功已不吝，正曷敢贅。又曰：按大禹生於石泉石紐山，石泉，古廣柔縣地，卽今茂州也。陳壽譙周及華陽國志皆云：禹生於汝山郡石紐之剝兒坪。

按以石泉爲廣柔縣，卽茂州，非是。

邑令鄭命燾，於戴家坪立碑紀事云：縣南十里許，名飛沙關。山頂有石紐剝兒坪，相傳卽禹誕生處。論者謂禹爲石泉人，蒼泥古石泉縣有禹穴故耳。不知禹穴爲憩息處，

無石紐名。今考蜀志秦宓傳，謂禹生石紐，即今之汶川郡。按汶始於漢五代時，置郡置縣，稱汶川汶山不一。自隋及唐，罷郡建汶川縣，屬茂州，至今因之。皇輿表載汶山縣省入茂州，汶山卽汶川也。譙周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列兒坪。按廣柔縣晉初屬汶山郡，尋廢，則廣柔之地，已并入汶川也。今列兒坪石紐現在，知禹生汶川，洵不誣矣。夫神聖誕生之區，後人往往傳聞附會，爭之爲里邑光。况禹生汶川，稽之往冊，實有名徵，而竟令其久而不傳，則官斯土者咎也。因續入志乘，并泐石焉。

按以禹穴爲遊憩所，無考。

太初李元禹跡考云：汶邑之南十里許飛沙關，俗稱鳳嶺。嶺端平行，方可十餘畝，土人稱爲列兒坪。坪南懸崖峭壁，下臨岷江，前有巨石百丈，前人摩崖書大禹王故里五字。保縣南四十五里，禹穴在焉。保縣治，卽汶邑之故治也。加渴瓦寺土司署，在治西北十里，謂之塗禹山，與列兒坪相距十里有奇，蓋卽塗山氏故國。余自入川以來，留心搜訪神禹之迹，其所得者如此，因而考諸載籍以證之。易林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吳越春秋云：禹家於西羌，地名石紐。水經注云：廣柔縣石紐鄉，禹所生也。青城記云：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家，龍家者，江源岷山也。有禹廟鎮山上，廟平八十畝。益州記云：廣柔之石紐村，其地名列兒坪，夷人不敢畜牧，畏禹之神也。元和郡國志云：禹汶

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鄉。路史云：石紐在汶山西番界龍冢山之原。括地志云：石紐山在汶川縣西七十三里。寰宇記云：石紐山在汶川縣北四十里。廣柔縣者，漢武帝所置，至晉而廢於羌，邑乘家以爲今之保縣也。保縣本汶川之地，則禹爲邑人無疑矣。石紐山當卽飛沙關，與青城記所言，形勢相符，而山有神靈，行旅肅然而過，毋敢誼譁，如敢不肅，飛石傷人。得毋益州記所謂禹之神者耶？石泉縣志，乃謂其治南一里石鼓山，卽石紐山，治南二十里有九龍山，有劔兒坪，崖鑿禹穴二字。然與諸志不合，而龍冢江源，去之更遠，禹穴二字，蓋好事者所爲也。石泉爲廣柔屬地，故得而附會之。今會稽亦有禹穴塗山，豈禹生於浙而塗山憑都於越州乎？不足據也。夫禹跡之著於汶邑者，在在可據，而見於載籍者，亦斑斑可考。是汶邑在唐虞之世，皆時雍之黎民，而神堯之所協和也。自吐蕃侵擾，羌人竄徙，居民播遷，遂爲荒服，而神聖放跡，乃移於文人歌詠之鄉矣。邑風淳樸，未有好事而附會者，則碑碣之僅存，實同彝鼎，故老之傳述，義勝簡編。神禹之明德遠矣，余也詳說而表彰之。

按羅泌路史，載禹先出於高陽，高陽生駘明，駘明生白馬，是爲伯鯨。蜀山氏，出自入皇，蠶叢，伯獲，魚鳧，最後乃望帝杜宇，是爲滿桿，蓋蜀之先也。高陽顓頊之祖曰昌意，黃帝之震嫡也。取蜀山氏女曰景嫫，生乾荒。乾荒亦聚於蜀山氏樞，是爲河女，所謂淳子也。淳子感瑤光而生顓頊。鯨，高陽氏孫，字熙，汶山

廣柔人也。歸納有莘氏女曰。是爲修己，年壯不字，擇若後於石紐，服媚之而孕。歲有二月，以六月六日層巒而生禹於鑿道之石紐鄉，所謂列兒坪，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師於大成，學於西樞。

蜀志云：禹生於石紐，今之汶山都石紐山也。在西番界龍冢山之原。水經注云：禹生廣柔縣石紐村。青城記云：禹生於石紐，祀於龍冢。世紀作石切。任豫益州記云：廣平之石紐村者，今其地名列兒坪，又作列兒畔。趙華吳越春秋云：女媧於岷山，得意以而生高密，地曰石紐，在蜀西川也。世紀云：修己行山，見流星貫昴，夢結薏感，生禹於石紐道甲開山。圖榮氏注云：女狄暮及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吞之，遂孕，十四月而生禹。又十道記：石紐爲秦州地名。青城記云：龍冢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池自滿，楹有水給千口。蜀本紀云：禹生石紐，本汶山郡廣柔縣人。

按數說，皆言生於石紐。

又蜀林云：大禹生於夷石之野。正義云：禹名文命，字密，身長九尺二寸，西夷人也。後漢書穀良曰：大禹生西羌。洛書云：有人出於石夷，隨巢子謂禹生昆石，又謂禹生碣石之東。

按數說皆不言石紐及列兒坪。

按石紐之說，見於陳壽三國志之秦宓傳，及譙周本紀。二千皆蜀人，周作太史，壽任晉稱爲僞史，傳信傳疑，固當不誣。雖然猶有說。秦皇焚書，故典殆盡。漢武下詔求遺，猶多僞作。龍門太始，歷數十年，據探散遺，訪求故實。其曰：上會稽而探禹穴，此首禹巡狩處，云穴，則葬處也。未明其所生處。作本紀，謂禹名文命，不言生某處也。索隱註亦無是說。而正義引楊子雲蜀王本紀云：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別唐長史張守節所述者也。左氏傳出史紀後，所稱鯀禹事，俱不言所生。司馬長卿，蜀人，博學，未言及。春秋繁露，董子作，曰：禹生發於背，未明其地也。至西漢末，楊子雲著蜀紀，乃稱鯀爲廣柔縣人。而劉向，班固，桓譚輩所著，如白虎勅語等書，總未道及。蓋揚雄妄誕，千古罕有，其說亦無有述者。鄭康成，後漢人，博學醇正，爲東都第一，歷考古註，未有以大禹爲生石紐者。王充蔡邕，異人異書，皆未有論。豈揚雄曾爲是言，而蜀人譙周陳壽等傳之耶？自是以後，旁見雜出，繁引博稱，竟以禹生石紐，爲確有所據。不知皆楊子雲鯀爲廣柔人一貫導之也。汲冢書竹書紀年，西晉時方出。其中舜會西王母，太甲殺伊尹，武丁殺王季，等言，皆荒謬過甚。其紀帝王年歲，亦未有禹生石紐之說。易林，前漢時書，載良後漢時人，不過曰西羌，及石夷之野而已。此皆不可知之說也。後之人既以禹稱爲石紐生，又以石紐爲廣柔，而廣柔爲汶川古廣縣，則石紐當在汶川。而禹固宜爲汶川人也。或以石泉有禹穴，謂石泉亦舊屬廣柔，計有功遂

以禹穴爲石紐，豈不牽強？揚用修石鼓山之言，誣罔已甚。文人博議，大抵皆然。大英志石泉，則引歸石泉，志汝川，則稱系汝川而已。或曰：石泉置縣在後，汝川置縣在前，汝川又係廣柔廢縣，則禹生石紐劄兒坪，爲汝川地，於說較長云。

按汝山郡之名，茂州汝川灌縣，皆曾置建，是三邑皆可稱汝山。而汝山縣之名，乃綿虜故縣地，他邑不得而混也。唐置茂州，因置石泉，是一處皆汝山郡地，於汝川置縣，絕不相與。舊稱禹廣柔縣人。廣柔廢縣，在今治之南大邑坪，遺址尙存，與石泉蓋風馬牛不相及矣。楊子雲稱緜爲汝山郡廣柔縣人，豈可以石泉相混乎？括地志云：石紐山在汝川縣西七十三里，此以汝川舊治而言。又云：廣柔廢縣在汝川治西七十三里。云汝川縣西，非汝川之石紐山乎？以道里稽之，亦無不合。元和志稱劄兒坪在縣治五里。此指廣柔縣治而言，今飛沙關下大邑坪一帶是也。寰宇記云：在縣西一百二十里。此指汝山郡而言，今之茂縣地是也。今劄兒坪，離茂蓋一百二十餘里。又云茂州汝川縣北四十里。此指汝川舊治而言，與七十三里之說大略相同，蓋山路參差，傳聞異也。言北首西，亦傳聞之異。今相其地勢，蓋在西南。而石泉縣乃在汝茂之東，形勢懸殊，得何捏合？以汝考之無不合，以石泉視之，不啻秦越矣。况傳紀皆曰廣柔，曰汝川，曰汝山郡之廣柔縣，蓋分廣柔縣於汝山郡也。然則石泉安可混耶？計有功無可奈何，乃曰：合之則一，離之則散處三邑之近。直欲籠統混過，以建石泉之祀。彼其心亦有所不安，而故

爲此朦混說法也。不然，則耳食之士，未能如太史公之登會稽而探禹穴者，愚（按爲舊志作者李錫書之自稱）既博采漢唐以來之說，復述友人李太初之論，因就楊子雲之紀，與各傳記道里之說，姑爲之解，以辨其似是而非者，且以質諸博聞強識者焉。

（摘錄汝川縣志）

後記

(一)

右「石紐村剝兒坪」一節，摘錄自汝川縣志。考汝川建縣，雖遠在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一三〇年），通西南夷之後，而至清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凡一千六百七十餘年始有舊志，作者邑令山右李錫書，署曰：「汝志紀略」。司馬遷作史記，猶慨歎於去古已遠，古跡不易探索，况李氏復後於司馬氏千有六百餘年乎？宜其證明禹之生於汝川，僅據簡策所載與當地父老之傳說也。

民國二十九年，國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復以古稀之年，不辭跋涉之勞，親來汝川，訪尋禹跡，其詩曰：

石紐山前沙尙飛，

剝兒坪上黍初肥。

茫茫禹跡從何得，

蹊蹊荒山汗濕衣。

夫禹時世風淳樸，刻石紀功與自畫自讚之諸穢醜態，猶未如後世之劇烈。「不矜不伐」之禹，自無若干遺跡以遺留於此亂山叢石中，况代遠年湮，縱令有之，亦且埋沒，于氏之蹊跡荒山，而終於茫茫無得宜也。

三十一年冬，余任汝川，翌年，續修縣志，蓋距舊志成書之日，且又一百三十八年矣。禹跡之詢，雪片飛來，亦嘗於寒風凜冽之際，蹊跡於列兒坪上，暗誦于氏之詩，不自覺其茫茫也。縣志既成，由「汝志紀略」之五萬餘言，增至十六萬字，而對於「石紐村列兒坪」一節，乃不敢稍有增益。常思禹之豐功偉績，與其至高無上之偉大人格，邦國有之，邦國之光，人類有之，亦人類之榮，非汝川一邑所得而私也。汝人果能承繼其精神於萬一，始勉可對其免靈無愧，如併其萬一而失之，則爲其不肯兒孫，惶愧慚惡之不暇，何爭之有？汝人如是，國人亦然，後人而既卑微渺小矣，手指其偉大崇高之祖先墳塋而囂囂然曰：「此吾之祖先也」，揚揚自得乎？慚愧欲死乎？「禹鄉」之爭，亦如是視之而已。

雖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余既續修汝志，又知禹跡之不可復得矣，則亦唯有就縣志所載，加以整理排比，而一求其究竟焉。

表：

縣志所引諸書，其著者，內容遽略，關於禹之記載，及李錫書氏之解釋，略如下

書名	著者	內容述略	關於禹之記載	李氏解釋
蜀紀(蜀王本紀)	楊雄	是書已遺，東麟西爪，僅見後人引文。	禹本汝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	
易林	焦延壽	是書凡十六卷，以八卦演爲六十四卦，各繫以繇詞，文句古奧。漢易之流爲術數，自是書始。	大禹生於石夷之野。	

水經注	蜀本紀	蜀志	吳越春秋
酈道元	譙周	陳壽	趙煜
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		三國志中之一部	是書文體，頗近小說家言，然詞頗豐蔚，自是漢晉間稗官雜記之體。
廣柔縣石紐鄉，禹所生也。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劄兒坪。	禹生汶山之石紐，夷人不敢牧其地。	禹家於西羌，地名石紐。

<p>華陽國志</p>	
<p>常璩</p>	
<p>全書原爲十二卷，附錄一卷。世所行本十卷，中缺二子卷。四庫著錄者，乃以影寫宋本補足，并附以張佳允所補一卷。其書述巴蜀事，始於開</p>	<p>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宋時已佚五卷，明以來，傳刻舛誤尤多。</p>
<p>石紐，古汶川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於石紐之剝兒坪。</p>	

<p>元和郡縣志</p>	<p>括地志</p>	
<p>李吉甫</p>	<p>蕭德言 顧胤 等</p>	
<p>古地理書之存於今者，此爲最古。已佚七卷半，今本四十卷</p>	<p>唐魏王泰命蕭顧等撰，分計州郡，凡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卷。今佚。</p>	<p>闕，終於永和二年，文詞典雅，具有史裁。</p>
<p>禹，汝山廣柔縣人，生於剡兒坪。禹生處名剡兒坪，至縣治五里。</p>	<p>石紐山在汝川縣西七十三里 廣柔廢縣，在汝川治西七十三里</p>	
<p>此指廣柔縣治而言今飛沙關下大邑坪一帶是也</p>	<p>此以汝川舊治而言。云汝川縣西，非汝川之石紐山乎？</p>	

寰宇記	青城記	正義
樂史	杜光庭	孔穎達
合輿圖所稱，考尋始末，始於東京，（宋之東京，即今河南開		注疏之疏曰正義，謂論歸一定，無復歧途也。易，書，詩，禮記，春秋左傳，皆有正義。
石紐村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家，龍家者，江源岷山也。	禹名文命，字密，身長九尺二寸，西夷人也。
此指汶川郡而言，今之茂縣城是也。今列兒坪，離茂州蓋一		

路 史	
羅 泌	
<p>是書紀上古之事，多依據緯書及道書，殆不足信，而徵引秘奧，詞采偉麗，劉勰所謂無益經</p>	<p>封）迄於四裔，並紀人物藝文，開後來方志之體。</p>
<p>石紐在汶山西番界龍冢山之原。鯀，汶山廣柔人。納有莘氏女，歲有二月，以六月六日生禹</p>	<p>石紐村在今茂州汶川縣北四十里。</p>
	<p>百二十餘里。此指汶川舊治而言，與七十三里之說大略相同，蓋山路參差，傳聞異也。言北言西，亦傳聞之異。</p>

術，有裨文章者也。

於 道之石紐
鄉，所謂劄兒
坪，長於西羌，
西夷之人也。

右引諸說，除易林謂禹生石夷之野，及正義謂西夷之人外，其餘雖似衆說紛紜，然大致謂禹生汶山郡廣柔縣石紐之劄兒坪，則屬了無疑義。其糾紛所在，卽此石紐，此劄兒坪究在何處而已。

(三)

考與汶川等爲大禹之故里者，僅爲石泉。石泉，唐太宗貞觀八年所置之縣，民國後改名北川者也。北川（石泉）縣志，謂治南一里石鼓山，卽石紐山，治南二十里有九龍山，其第五峯上有劄兒坪。爭論遂起。夫石鼓山是否卽爲石紐山，石紐以何故而變爲石鼓，姑不具論，而所謂劄兒坪者，既有二處，則必有一處爲非禹之生地，其理至明。李錫書氏以方向及里程考之，而斷禹鄉爲汶川。蓋明白指出石紐劄兒坪所在地者僅有三書，卽括地志，元和郡縣志，寰宇志是也。

(一)括地志載石紐山在汶川縣西七十三里。李氏之言曰：「此以汶川舊治而言。云汶川縣西，非汶川之石紐山乎？」按汶川舊治，在今治北四十里（俗稱威州）。石泉置縣，始於貞觀八年。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鄭德等撰括地志時，石泉置縣亦歷年已久矣，而猶曰「在汶川縣西」，不曰「在石泉」，則石紐山自以在汶川爲當。

(二)元和郡縣志既載禹爲汶山廣柔縣人，生於劄兒坪，復謂「禹生處名劄兒坪，至縣治五里。」是其所謂縣治，自指廣柔，故李氏之言曰：「此指廣柔縣治而言，今飛沙關下大邑坪一帶是也。」

(三)寰宇記既載石紐村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又云在今茂州汶川縣北四十里。一書不應矛盾至是，則一所謂縣西，一所謂汶川縣北，必爲二縣，故李氏釋之曰：「在縣西一百二十里，此指汶山郡而言，今之茂縣城是也。今劄兒坪，離茂州蓋一百二十餘里。又云在茂州汶川縣北四十里，此指汶川舊治而言，與七十三里之說，大略相同，蓋山路參差，傳言異也。言北言西，亦傳聞之異。今相其地勢，蓋在西南。而石泉縣乃在汶茂之東，形勢懸殊，何得捏合？」

於此有應爲李氏補充之者，卽：(一)萬山之中，辨別方向，常致錯誤，土人對之亦常不辨西東，傳聞至寫作之人，遂至更不正確。(二)路里程，尤屬估計；或以勞力爲標準，如謂「上山二十，下山十里」是。或以憩息之便利處爲標準，如同稱十里，或

費時三十分或竟至一時半等是。凡此，皆非久居山地或習於山居之人士可知。故列兒坪至汝川舊治，今日皆習謂五十五里，而往時則謂爲四十或竟七十三，當舊治之「南南西」（以十六方位計），圖舊稱或北或西者，以此。然北川方位，則在茂縣之東，汝川之東東北；其相距里程，則在茂治之一百六十里，汝川舊治之二百五十。此李氏所以慨然論斷之曰：「以汝考之無不合，以石泉視之，不啻秦越矣」也。

（四）

抑尤有未盡者，卽廣柔之果何在是也。

楊雄之蜀紀，譙周之蜀末紀，酈道元之水經注，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羅泌之路史，皆謂禹生廣柔之石紐（列兒坪）。吾人如知廣柔之所在，則知石紐與列兒坪之在何處矣。

（一）明楊升菴（慎）云：廣柔，隋改汝川，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也……」按此說有三失：漢武帝通西南夷後，於冉駹地置汶山郡，設汶江縣。東漢爲綿威道。蜀漢曰汶川縣，卽於縣置汶山郡。晉曰汶山縣。梁曰汶州。後周曰汶川縣，隋因之，非由廣柔所改。一失也。漢武置廣柔縣，至晉初猶屬汶山郡，尋廢，至隋則縣廢已三百年，而汝川固歷世曾存，無廣柔改汝川之理。二失也。石泉建縣於唐貞觀八年，

而汶川是時隸屬於茂州都督府，汶川與石泉，固巍然並立，直至於今者，三失也。故李錫書氏於其「汶志紀略」中加以按語云：「以汶川爲石泉，石鼓山爲石紐，非是。」

(二)明王舜卿云：「大禹生於石泉石紐山。石泉，古廣柔縣地，卽今茂州也。」

以石泉爲廣柔縣地，已非，(說見後)復以爲卽茂州，則更爲錯誤之尤者。故李氏按之曰：「以石泉爲廣柔縣，卽茂州，非是。」

(三)清李元禹跡考云：「廣柔縣者，漢武帝所置，至晉而廢於羌，邑乘家以爲今之保縣也。」考清之保縣，卽今理番縣屬之新堡鄉，俗稱威州，汶川舊治，卽在彼處東山腰坦平處，漢武設縣，決無在一處置二縣之理。李元於此，亦失之矣。

(四)蕭德言顧自等於括地志中云：「廣柔廢縣，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此爲古籍所載，唯一指出廣柔所任之方位者。然「治西七十三里」則亦有說。汶川舊治，卽今俗所稱威州，前已言之。威州正西七十餘里，當今理番縣治。而其西十里，卽唐代赫赫有名之維州，吐番得之，號爲無憂城者也。(今人每謂威州卽古維州，失考。蓋威州地居岷江東岸，上通茂松，下通灌縣，以兵要言之，吐番得此，南北受敵，安能無憂？此其一。明武宗正德七年，以生番襲破壩州，始徙壩州治於玉壘，更名威州，而遷汶川縣治於今治。威州之得名自此始。非如俗人之所猜測，以威州係由維州之轉音也。此其二。唐代汶川，從未陷敵，且屬茂州，維州亦不應與汶川同設治城於一地也。此其

三○廣柔廢縣，不應逼處維州之側；括地志之作，亦不應捨夫赫赫有名之維州，不書曰維州之東若干里，而取一無聲無臭之汶川縣而書之曰：「在汶川治西七十三里」。以其所書石紐山之例言之，當在西南無疑。石泉（北川）在汶川舊治東北，相距又在二百五十里左右，廣柔廢縣與之蓋風馬牛不相及矣。

（五）汶川縣志「建置」中載云：「廣柔廢縣，在舊縣城西南七十二里大邑坪，漢置，屬蜀郡。晉初，遷汶山郡，尋廢」。清初，其城址尚依稀可尋，社稷壇猶宛然殘在，今則僅餘民房數間，供人憑弔而已。

（五）

有此數端，故李錫書氏直斷禹鄉爲汶川石紐山剝兒坪。余以爲在吾人未獲有更新之有力證據時，應暫以此說爲是。

嗟乎！余雅不願復有第三第四之剝兒坪出，以淆亂世之聽聞。蓋如有第三第四之剝兒坪出，固足見吾人之重視大禹，崇拜大禹，此固大禹之光榮也。然吾人如僅知重視大禹，崇拜大禹，而不思承繼其精神於萬一，則多一剝兒坪，余徒知其又多一輩不肖兒孫也，悲夫！余願一語于右任氏之詩，以結此文，其詩曰：

禹王洪德古今懸，那計汶川與北川。四海橫流復昏墊，再平水土是何年。

（三十四年三月。）

卷二 禹績

禹貢

蔡沈序云：「上取下謂賦，下供上謂貢。是篇有貢有賦，獨以貢名篇者，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一)

禹敷土。

敷，分也。

敷土，謂分布土地，使四岳倡率九州之牧，分治洪水，地既劃清，責無可緩也。

隨山刊木，

刊，斬發也。

是時平地大半流潦，隨山而行，每至迷路，故斬發林木以表之，且以通道也。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

史載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自己早定。惟黃帝至禹治水時，凡三百歲，古者既死，山川之名，或已湮滅，故禹復爲之定名，並定某山爲某州之山，某川爲某州之川，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謬焉。

(三)

冀州。

當今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遼寧遼河以西之地。

纔始封於唐（今河北唐縣），後徙晉陽（即今山西太原），及爲天子，始都平陽（今山西臨汾縣治）。三地皆在冀州境內。本篇所述各州，皆指出其境界，疆於冀州不爾者，以帝都所在，直接治理之地，疆域明確，無庸特予指出，且以各州所

至，即可推知也。蔡沈引其師朱熹之說曰：「不言疆界，三面距河，亦所以尊兼師，示王者無外意。」迂矣。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已事之辭。載，事也。壺口，在今山西吉縣西黃河東側。梁，梁山也，在今陝西韓城縣西北黃河西岸。岐亦山名，在今陝西岐山縣西北，渭水經其南者。

壺口在孟門山之北，梁山在龍門山之南，北由壺口鑿山澗河，南至梁山，則最狹處卽已放闊，而黃河可遂其流。乃復沿渭西上，治渭及岐山，蓋以渭水爲黃河最大之支流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地名，卽今山西太原縣。岳陽，太岳山之陽。（太岳山，在今山西霍縣東，又稱霍山。）

此言治汾水，太原，汾所出，岳陽，汾所經。北起太原南下直至霍山（太岳山）之南，則汾水治矣。舊釋爲修絲齋功，固亦爲可採之說。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古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武陟縣西。衡，古橫字，漳，漳水也；漳水自西向東，故曰衡漳。按漳水上游曰清漳，濁漳。清漳出山西平定縣沾嶺，濁漳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二水流至河南涉縣東南之合漳村，始合爲一；又東至河北大名縣南，入衛河。然當禹治水時，則固注入黃河者也。

厥土惟白壤，

厥，其也。惟，爲也。白壤，柔而無塊之土也。

厥賦惟上上錯，

上上，爲第一等。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也。

田與賦皆分九等，如後面附表：

田								
第 九	第 八	第 七	第 六	第 五	第 四	第 三	第 二	第 一
下 下	下 中	下 上	中 下	中 中	中 上	上 下	上 中	上 上
賦								

馮田惟中。

田之等第爲五。

八州皆有貢，此獨無有。蓋賦者直接取諸民，貢者取之諸侯。冀州，天子封疆之內，無事於貢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衛，二水名，其下流皆在今河北省。作，耕作也。

恆衛二水既從其故道，大陸已可耕作。書之於田賦之後，蓋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海島之夷人也。碣石，山名，在海畔，古黃河自其南入海。

禹貢九州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冀州，三面（東南西）距河，達於河，卽達於帝都矣。此句言海島之夷人，來貢皮服，自海道夾出碣石山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

濟河惟兗州。

濟，水名，源出今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今黃河；其故道本過今黃河而南，東流至今山東，與禹黃河平行入海。河，卽黃河，兗州，當清山東東昌府（今聊城縣其舊治也）及兗州（今滋陽縣，其舊府治也）濟南（今歷城縣舊府治也）青州（今益都縣，舊府治也）之西北境，直隸（今河北省）大名府（今大名縣，舊府治也）及正定（今正定縣，舊府治也）河間（今河間縣，舊府治也）之東南境。

九河既道，

黃河下游，禹疏爲九河以殺其勢，今早填塞，不易考矣。或曰：「九河者：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絮，七，鉤盤，八，鬲津，又其一，則黃河正流也。」

雷夏既澤，濰沮會同。

雷夏澤，在今山東荷澤縣東北。灘，水名，俗稱趙王河，出山東曹縣西北境，東北流至荷澤縣，與沮水合。沮，亦水名，潞之支流，亦曰清水河。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宜桑之士既可養蠶，人民於是得下丘陵，建宅而居於平地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黑墳，黑色而墳起也。繇，抽也，發芽也。條，始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其田爲第六等。貞，正也，一也；兗州爲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故曰貞；貞，又有訓一之義，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轉如一也。

兗州，地最卑下，受害尤深，定其賦等爲第九，已見優恤之至意。而禹制賦法，常視歲之豐凶以爲多寡，以兗受患過深，故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待之至一紀之後，使作治至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也。

厥貢漆絲，

兗州富漆林，宜蠶桑，故定貢此二物。

厥篚織文，

篚，音匪，竹器，蓋盛之篚篚而貢，亦貢之一種也。織文，織而有文者也。

鄭玄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屢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漯，水名，古名漯川，爲黃河支流。今漯河源出山東茌平縣西南，東北流經禹城縣入徒駭河，入渤海。

海岱惟青州。

岱，泰山也，在今山東泰安縣北。青州，當民國初年山東省之膠東道及濟南道東境。兼奉天（遼寧）遼河以東之地。

嵎夷既略，

嵎夷，當即東夷。後漢書謂東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黃夷，方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爲嵎夷也。略者，爲之封畛也。

漚淄其道。

漚，水名，源出山東莒縣西北之箕屋山，入於渤海。淄，亦水名，源出山東萊蕪縣，入於渤海。

謂漚淄二水，循其故道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斥，鹹土，可糞以爲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也。錯，謂錯雜不一也。

岱畎絲，臬，鉛，松，怪石。

岱畎，泰山之谷也。臬，麻也。鉛，錫也。怪石，好石似玉者也。

泰山之谷，產此五物，美於他方，故貢之。

萊夷作牧。

萊夷，萊山之夷也。作牧，以耕牧爲業也。

萊夷作牧，其成功獨後，故書於賦貢之下。

厥篚檿絲。

檿，炎上聲，山桑也。檿絲，蠶食山桑（俗謂野蠶）所得之絲，其性韌，可作

琴瑟之絃。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名，正流曰大汶河，出山東萊蕪縣東北之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治東，石汶水自泰山東麓，東南流來會；牟汶水自萊蕪東山，合渚汶，羸汶諸水西流來會；北汶水自泰山西麓分流來會；小淮河（即柴汶水）自新泰縣東北龍堂山來會。匯以西流，至今東平縣境，析入汶上縣而入於運河。禹時，則至東平入濟。

達于濟，則可達于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水名，古泗濱之一，源出河南省之桐柏山。東流入安徽境，縮於江蘇安徽間之洪澤湖。其下游本由江蘇漣水縣入海。金元以來，黃河改過，下游爲河所占。清咸豐初，黃河北徙，其下游亦淤，其幹流遂自淮陰縣合於運河。徐州，當清江蘇徐州府及邳縣，山東兗府安徽之宿縣泗縣等地。

淮沂其乂。

沂，水名，源出山東蒙陰縣北，又名大沂河，會源出沂水縣及滕縣之兩小沂河

入江蘇邳縣，注於運河。禹時由邳縣東南流注入淮。（論語，「浴乎沂」之沂，源出鄒縣西北，經曲阜合洙水入於泗，名西沂河。非此沂也。）又，治也。

蒙羽其藝，

蒙，山名，在今山東蒙陰縣南四十里。羽，亦山名，在今山東郯城縣東北，接江蘇贛榆縣界。（郭璞山海經注，謂卽舜殞鯀處。明李賢等撰之一統志及孫星衍尚書疏皆從此說。胡渭禹貢錐指，謂，此地太近，非荒之宅，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卽殞鯀處，當從其說。）藝，既種也。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元和志云：「大野澤，一名鉅野。」豬，間滌，水所停也。東原，今山東東平泰安二縣地。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漸包，漸進長包而叢生也。
後地當淮下流，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久矣，至此始得漸進長包而叢生，故

特書之。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制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蕪（覆也）以黃土，直以（裹也）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國方之意。徐貢五色土，作此用也。

羽畎夏翟，

羽畎，羽山以谷也。夏翟，雉名，其羽五色，可爲旌旄。

嵒陽孤桐，

嵒陽，葛嶧山（在今山東邳縣）之陽也。桐，可製琴瑟。

泗濱浮磬，

河，水名，源出山東河水縣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禹時，至清河縣入淮。今自徐州以下，悉爲黃河所占。浮磐，浮出水面之石，可爲磐者。

淮夷蠙珠暨魚。

淮夷，淮水之夷也。蠙珠，蠙，蚌之別名，此蚌出珠，故稱蠙珠。

厥篚玄纁縞。

玄，黑也。纁，細縞也。縞，鮮支（絹也）也，繪之精白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引書經，作「達于荷」。史記漢書竝作河。按荷，爲荷澤，濟水所滌。俗每書作荷。此句由荷傳寫誤爲河亦未可知也。

淮海惟揚州。

北距淮，東南距海。當今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之地。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即今江西鄱陽湖。陽鳥，鶡雁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震澤下流。吳淞江，婁江（瀏河），東江也。震澤，即今江蘇浙江兩省間之太湖。

禹分洩三江以入海，震澤遂至於安定而不氾溢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爲塗泥。

篠，音小，小竹也。簜，湯上聲，大竹也。敷，布生也。夭，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地泉濕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等也。自唐以來，謂江淮之田，稱天下最，其消長之由，當亦由水土之治矣。

厥貢惟金三品，

金三品，金銀銅也。

璠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璠，琨，美石次玉者，可爲禮器。篠簜，可製樂器。齒，象牙，革，犀兕之皮，可爲車甲。羽，孔雀翡翠之羽，毛，旄牛之尾，可以爲旌旗之飾。木，可備棟宇器械。

鳥夷卉服。

卉服，以草織成之服，如葛越，木綿之屬。

厥篚織貝，

貝，錦名。

厥包橘柚，錫貢。

也。包，裹也。橘柚，小者曰橘，大者曰柚，錫貢，錫，賜也，必待錫命而後乃貢也。

橋柚，皆不耐寒，故必包裹而致之，以作供祭祀燕賓之需，必待賜命乃貢者，示非爲口腹之欲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于淮泗，則達河矣。

荆及衡屬惟荊州。

荆，山名，在今湖北南漳縣西。衡，山名，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三十里。荊州，當湖南，湖北及清四川遵義重慶二府，貴州思南，銅仁，思州，石阡等府，及廣西之全縣，廣東之連縣，皆其地。

江漢朝宗于海。

江，長江。漢，漢水，源出陝西寧羌縣北嶓冢山，入於江。朝宗，狀二水趨海之勢，謂渺瀰奔瀉，如諸侯之朝王；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水，卽今湖南洞庭湖，合沅，漸，无，辰，敘，酉，湘，資，醴九水，故稱之曰九江。孔殷，孔，甚也，殷，衆也，盛也，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也。

沱潛旣道，

沱，江之別流；潛，漢之別流；皆爲禹所疏以分二水之勢者。今日去古已遠，禹跡又多湮沒，不必實指以亂之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鍾祥）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華容以北，安陸以南，枝江以東，皆其地。後悉爲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

水患去後，雲澤土見，夢澤已可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而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此與揚州同，揚先齒革，此先羽毛者，或曰：「以善者爲先也」。

椀榦栝柏

椀，音椿，栝，音括，與柏榦木名。榦，弓榦也。

礪砥砮丹，

礪砥，磨刀刃石也，磨者曰礪，精者曰砥。砮，奴五切，音弩，石可爲矢鏃者。丹，朱砂也。

惟篋簞楛。

篋，音窳，簞，音路，皆竹名；楛，音戶，木名。三物皆可爲矢。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經無明文，難以考據。蘇軾曰：大國，次國，小國也。恐非。底貢厥名，亦有二說：一云，凡種穀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一云，與錫貢意相似，但揚豫所言止一物，而此則爲物甚多，故列其所須之名而使致貢於京師，所以異其文曰底貢厥名也。

愚意荊州一節，已介在要服之間，晝載禹征有苗，說者謂苗人左洞庭，右彭蠡，負固不服，可以想見。所論三邦，當係三苗之屬，是時或甚著名，（今已難以考據）故稱三邦，卽知爲何，亦猶稱島夷淮夷也。意者，水土旣治，三苗之屬向禹輸賦，禹令其貢，而不悉知其土物，因定貢其土產之尤有名者，如菁茅，卽一例也。不然，如第一說，僅列其條目而貢之，則猶今俗所謂之「秀才人情」而已，何必定爲「厥貢」？如第二說，則何不明謂「錫貢」？且何以釋「三邦」？夫「厥貢」，常貢也，「錫貢」，特貢也。三邦爲主詞，爲應向朝廷納貢之對象，定貢爲其名產如菁茅等明矣。謹查數語，質諸達者。

包匭菁茅。

匭，匣也（匣藏之也）。菁茅，茅名，水經注云：「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菁茅，氣甚芳香，貢之以縮酒」。按泉陵縣，今湖南零陵縣也。（按今貴州蘆茅台酒，甘芳絕倫，或曰：「以茅之幼芽佐釀之者」，是貴州亦產此種香茅矣。）

菁茅不須大匭，故用匣，懼或失鮮芳，故又包裹而貢之。——零陵一帶，在湖南之南，已近廣西北端之全縣，猶在左洞庭右彭蠡三苗之南，故知此必為三苗之屬所貢也。

厥篚玄纁織組。

纁，淺絳（赤色）也。胡渭云：「玄纁之質，蓋織也。不言織者，蒙徐玄纁之文從可知也」。璣，珠玢。組，綬屬也，猶今官絲條。

九江納錫大龜。

一丈二寸為大龜，不可常有，有則納之，如錫上然。非「厥貢」之常貢，亦非「錫貢」之特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遼，越也，凡曰遼，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洛，水名，卽洛河也。源出今陝西雒南縣西北冢嶺山，東流入河南，經盧氏，洛寧，又東北經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納澗，灋，伊諸水，至洛口入於河。南河，賈河在豫州之北者。

荆河惟豫州。

荆，卽荆山。河，卽南河。豫州，卽今河南省。

伊洛灋澗，既入於河，

伊，水名，卽伊河也。源出河南盧氏縣東南悶頓嶺，東北流，經嵩縣，伊陽，洛陽，偃師，入於洛。灋，池延切，音廢，水名，卽灋河也。源出河南孟津縣西北任家嶺，南流經陽陰縣，東入於洛。澗，水名，卽今澗河。源出河南滎池縣東北白石山，曰澗水，南流合穀水，是爲澗河，東流經新安洛陽，入於洛。

滎波既豬，

沈水（卽濟源：觀後文「導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可知。）入河，溢爲

榮。榮，澤名。鄭玄云：「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在其北東。」
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荷，音柯，澤名，在山東定陶縣。被，及也。孟豬，澤名，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北。

荷澤至孟豬，凡一百四十里。榮波及此二澤，黃河大盛時，皆可分洩之以減其勢，禹故疏導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壤爲沃土。壚，玄而疎者謂之壚，黑剛土也。下土，下等之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臬絺紵。

臬，麻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厥篚織纘。

織，綰也。纘，綳絮也。

錫貢磬，錯。

錯，治玉之石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之東境逕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陽，華山之南也。黑水，或云，卽今怒江。據胡渭之說，則今瀘水也（與雍州之黑水異）。梁州，今陝西南鄭一帶及四川省是。

岷嶓旣藝。

岷，山名，在今四川松潘縣北。自巴顏喀喇山東北分出，北與西傾山止隔洮河之谷。其跗曰羊膊嶺，岷江所出，禹時以此爲長江源，故言岷山導江，卽此處也。山之幹脈，分爲二支，卽岷山脈與巴山脈。嶓，亦山名，卽嶓冢山，在今陝西寧羌縣北，漢水所從出也。

沱潛旣道，

沱，卽沱江，在今四川境，岷江之支流也。自灌縣南分岷江東流，經崇寧，郫縣，新繁，成都，新都，金堂，簡陽，資陽，資中，內江，富順各縣，至瀘縣入江。潛，水名，在四川廣元縣，俗稱龍門水，嘉陵江之支脈也。禹時之潛，一名西漢水，實卽今嘉陵江。源出陝西鳳縣嘉陵谷，西南流經甘肅入四川，右合渠江，左合涪江，至巴縣與長江合。四川境內之巨川也。

蔡蒙旅平，

蔡，山名，不知所在。或云，卽峨眉。或云，在今西康雅安縣城東五里。蒙，山名，在今西康雅安縣南。旅，祭也，治功成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有三說：一，孔穎達正義云：「和夷，平地之名」。二，蘇軾云：「和夷，西南夷也」。三，水經注引鄭玄說云：「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卽泚水。和，泚，聲相近，字從前變……」按泚水，源出今四川理番縣西北，曰大金川，南流合小金川，至樂山縣入岷江。胡渭據此，遂斷之曰：「泚水南之夷也。」泚南，則今四川雷波，馬邊，屏山，峨邊及西康西昌，昭覺各縣矣。

厥士青黎。

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繙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

厥貢璆鐵銀鍍砮磬，

璆，音求，美玉名。鏤，音漏，剛鐵也。

熊，羆，狐，狸，猨皮，西傾因桓是來。

西傾，山名，在今甘肅臨潭縣西南。黃河以南諸山，無大於此。恒，水名，一名白水，在今甘肅岷縣。

謂此四獸之縑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賈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河，漢水上遊也。漢水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南鄭縣東行，始稱漢水。亂，橫渡也。河，西河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黑水，據詞源云，卽今怒江。以三危言，或當爲今甘肅布隆吉河支流之黨河，說見後。西河，黃河在雍州之東者，稱爲西河，由冀州言之也。

弱水既西，

弱水，卽今張掖河。有二源：一曰山丹河，一曰張掖河。山丹河出甘肅山丹縣西南祁連山，北流折西北，洪水河出縣西南窮石山，西北流來注之。又西北至張掖。張掖河出張掖縣西南，曲折北流來注之。其下通名張掖河，俗稱黑河，番名額濟納河。西北流經撫夷高台，出邊牆，至毛目，與白河（卽洮資河）相會，仍稱黑河，番名坤都倫河。北流入蒙古額濟納旗，折東北，歧爲二，分入於二泊，皆古居延海也。

涇屬渭汭，

涇，卽涇河，源出今甘肅化平縣西南大隴山麓，東流至涇川縣；入陝西，東南流經長武，郿縣，醴泉，邠陽，高陵，入於渭。渭，卽渭河，源出今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入陝西，經鳳翔納雍水，會流經省治南，納黑水澗河及豐澗瀆諸水，北納涇水漆沮水，東北流至朝邑，納洛水，東流至潼關，入黃河。汭，汝衛切，音芮，水之隈曲處也。

漆沮既從，

漆沮，本爲二水名，源均出今陝西同官縣，至耀縣合流，是爲石州河。又東南經富平臨潼，折西南會清峪水入於渭。從，從渭入河也。

澧水攸同。

澧，音豈，源出今陝西寧遠縣東北秦嶺（卽終南山），西北流經長安，納滻水，又西北分流，並注渭河。（按詩云：「澧水東注，維禹之績」，而漢書已云北過，蓋歷代建都渭南，鑿引諸川爲津渠，離合不常，故道遂失矣。）同，同於渭也。

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烏鼠。

荆，山名，在今陝西富平縣西南，非「荆河惟豫州」與「荆及衡陽爲荊州」之荆山也。岐，山名，見「治梁及岐」注。或曰：「治梁及岐」之岐山，應在今山西介休縣。此岐山始在今陝西岐山縣西北。然介休縣常太原與岳陽之中，「治梁及岐」之下，又繼之以「既修太原，至於岳陽」，意者，或有未安乎？終南，山名，橫互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鞏田，相去八百里。惇物，山名，在今陝西武功縣東。烏鼠，山名，在今甘肅渭源縣西。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原隰，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豬野，澤名。漢書謂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按此澤唐曰白亭海，今曰魚海子，在甘肅鎮番縣東北邊古阿拉善類爾特旗境內。

三危旣宅，三苗丕斂。

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三峯聳峙，如危欲墮，故名。宅，居也。三苗，是時已被竄至三危。丕斂，大有次叙也。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差六等。荊州升之極而此降之極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名。琅玕，音郎干，石而似玉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名，在今青海南境，番名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蒙古語曰木素鄂拉。

龍門，山名，在今山西河津陝西韓城之間。

此州貫道有二：其西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一也。其西南境，則會於渭

汭，二也。

織皮，峴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峴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皆西戎之種，故以西戎總於下。卽叙，猶今言「就範」也。

蘇軾云：「三國皆篋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二句，當在西戎卽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篋，籀脫誤，不可不正。」其言有可取處，吾人雖不願輕改經文，此說亦不可不知也。

(三)

導峴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導，循行之謂，導山，猶曰隨山也。峴，山名，在今陝西隴縣西南，東隣岐
岫，西接隴岡。岐，山名，見「治梁及岐」注。荆，山名，見「荆岐既旅」
注。（以上峴，岐，荆三山，皆在雍州）逾河，禹自荆山過西河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壺口，山名，見「既載壺口」注。雷首，山名，在今山西水濟縣南。太
岳，山名，見「至於岳陽」注。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底柱，山名，在南河中，析城之西。析城，山名，在今山西省陽城縣西。
王屋，山名，在今河南省濟源縣西北。（屬今山西）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名，連亘今河南山西及河北界，山以百數，隨地異名。山西晉城縣南，爲其主峯。恒山，山名，在今河北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名，見「夾右碣石入于河」注。（以上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玉屋，太行，恒，碣石九山，皆在冀州。）入海，禹浮海也。

西傾，朱圜，鳥鼠，至于太華。

西傾，山名，見「西傾因桓是來」注。朱圜，山名，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南。鳥鼠，山名，見「終南惇物，至於鳥鼠」注。太華，山名，亦曰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以上西傾，朱圜，鳥鼠，太華，四山，皆在雍州。）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名，在今河南盧氏縣東。外方，山名，即嵩高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桐柏，山名，在今河南桐柏縣南。陪尾，山名，在今山東泗水縣東。或曰，即橫尾山，在今湖北安陸縣（即鍾祥）東北。按如爲橫尾，則山脈相連，於義似安。而胡昉引朱鶴齡云：「凡言至于者，以相去之遠也。太華至鳥鼠遠，故曰至於，則陪尾亦應遠，觀經文導權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矣。」遂

斷爲亦今泗水縣。一作之山。(以上能耳) 外方，桐柏三山，在豫州。陪尾，在徐州。

導嶠冢，至于荆山。

嶠冢，見「岷嶠既藝」注，在梁州。荆山，見前「荆及衡陽惟荊州」注。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山名，在今湖北鍾祥縣西南。大別，山名，在今湖北漢陽縣東北，一名魯山。(以上荆山，內方，大別三山，在荊州)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梁州，見前「岷嶠既藝」注。衡山，在荊州，見前「荆及衡陽惟荊州」注。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九江，卽洞庭湖，已見前注。敷淺原，亦山也，舊說以今江西德安縣博陽山

爲數彭原。朱子（熹）九江彭蠡辨，以南康九江間之廬山當之。

道弱水，至于合黎，

弱水，見前「弱水既西」注。合黎，山名，在今甘肅懷掖，山丹，高臺，酒泉四郡之北，延長三百餘里。

禹貢維指著胡渭云：「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荷澤之導異。禹治水，成躬親其勞，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海，考其治否，非疏浚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亦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

餘波入于流沙。

流沙，卽沙漠，西北方多有之，年代既久，可不必指定一處也。

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

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疑卽今甘肅布隆吉河支流之黨河。一危，見前「三危既宅」注。南海，

疑卽今甘肅極西之哈拉泊。

按全國河流，除潤濟江，怒江，伊洛瓦底江，雅魯藏布江而外，無流入南方海洋者。而此處明言至于三危，入於南海。三危山，又實在今甘肅敦煌縣南。考之地勢，甘肅西北（黃河以西）諸河，皆向北及西北流，無向南流之水。蓋其南以祈連山脈界青海，連亘千餘里，水皆積下，無越山而南之理也。況青海省中部復有巴顏喀喇山，南部復爲唐古刺山，皆爲赫赫有名之崑崙山系，又均自西至東，縱橫千里以上乎？故近世出版之詞源，以黑水入於南海之故，直以其爲今之怒江，無法安置三危，則云「一說三危爲西藏之地」。然黑水果爲怒江，則「華陽黑水爲梁州」之後復云「黑水西河爲雍州」，疆界混淆，無法劃清。此其一。由「三危旣宅，三苗丕叙」之事言之，則方禹時，今甘肅巴熊宅居矣，此又必無之事也。此其二。况云「導」，云「至」，云「入」，俱有親歷（至少亦必遣人查勘）之意，沿後藏大湖地方（怒江發源處），經前藏，入雲南邊，迤秦嶺及下緬甸，以入印度洋之馬爾達般海灣，今人猶且難之，况在當時。此其三。故慈甚疑黑水卽今之黨河，南海卽今甘肅極西之哈拉泊。黨河源出今甘肅敦煌縣，北經三危山西，導源以「至于三危」，於義較安也。然則「南海」又將何說？曰：請先釋海，更釋南。吾人所稱之海，必也波濤萬頃，衆水所歸，此無論矣。而邊人稱海，乃不知此。蒙語所稱之庫庫薄爾，湖

也，上古周千餘里，至唐縮周八百餘里，今不過五百五十里耳，而世以青「海」稱之。雲南大理縣東之昆明池，池也，周二百餘里，而世亦稱之曰洱「海」。此猶不奇，四川茂縣北有疊溪者，其側岷江流麗，闊不及里，長約十里許耳，稱池已妄，稱湖更所不安，而當地人又謂之曰「海」子。推而言之，青海之札陵海，寧夏阿拉善額魯特旗之玉海，昌寧海，綏遠之清蘆海等，皆小澤也，當地人名之曰海，吾人作輿圖，亦唯有沿其俗而亦以「海」稱之。故愚竊禹貢「南海」之「海」，或亦從其俗稱耳。至于「南海」之「南」，亦以爲不宜「膠柱鼓瑟」或「刻舟求劍」以釋之。今日地圖所謂之南海，果在西南乎？歷史當稱今貝加爾湖爲北海，今青海湖爲西海矣，果爲北海西海乎？新疆名併入吾國版圖者二千年矣，果「新」聞之「疆域」乎？甘肅西康諸省，今常以邊疆稱之矣，以地論，果在邊乎？此皆沿其舊習也。「南海」，當爲是時居於其北之邊民，自其觀斷而稱之者。禹貢稱之爲南海者，則意譯耳。不然，則「三苗」之屬，以苗語稱之爲某某海，禹貢以音譯之也。試以今日中外地圖推之：瀾滄江有稱之爲南滄江者，非尚有一北滄江。南斯拉夫，國名也，非南方之斯拉夫民族，與北方之斯拉夫民族並稱也。然吾國古籍，亦有音譯之名詞乎？曰，有之。位姑無論，禹貢一篇，不亦有析又渠復等名乎？今顧不能考西戎之風首，亦可斷其必音譯也。胡渭尚具鍾鼎一書，其有「夾石碣石入於河」

引王伯厚「在瀛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之說而駁之曰：「蓋以經文右字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日之曰右？」及其釋「導黑水……入于南海」也，遂亂其例曰：「經所謂海，盡東海也，唯黑水不入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遂博引羣說，欲求黑水入南海之經流，致渺不可得，僅以含糊之語了之，亦可謂勞而無功矣。夫禹貢所不別荆山以南北，不別蒙山以東西，今忽別黑水所入之海曰南海，推衍其意，或亦從其俗稱亦未可知。其究係譯意，或爲譯音，今雖不能確證，然決非印度洋所屬之海，則可斷言。以三危山之在敦煌也，愚故疑黑水卽今黨河，南海卽今哈拉泊。（按哈，拉蒙語，其意爲「黑」，如意譯之，則「黑泊」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積石，龍門，並見前「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注。

南至于華陰。

華陰，華，山名，卽木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華陰，太華山之北也。

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底柱，見前「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注。孟津，地名，在今河南孟縣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卽洛河，見前「逾至洛，至于南河」注。大伾，山名，在今河南濬縣東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卽漳河，見前「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注。大陸，在恒衛二水南，見前「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注。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見前「九河既道」注。逆河，九河下游，以海水逆潮而得名，後沒於海。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蟠冢，山名，見前「紙蟠既藝」注。漾，水名，見前「存于滄，適于河」注。

漢，即漢水，見前「江漢朝宗于海」注。滄浪，漢水下游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三澨，（澨，音誓）水名，又名三參水，源出今湖北京山縣之潼泉山，過天門縣，東流至漢川縣入漢水。大別，見前「內方，至于大別」注。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北江，即今長江正幹。舊嘗以溧水爲中江，吳淞江，吳淞江爲南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岷山，沱，俱見前「岷嶓既藝，沱潛既道」注。澧，音禮，水名，即澧河，源出今湖南桑植縣西北栗山，注入洞庭湖。

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陵，地名，在今湖南岳陽縣。

東迤北，會于匯。

迤，音以，地勢斜延曰迤。會，兩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匯，謂江漢匯合處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中江，卽溧水。由今安徽蕪湖縣東流，經江蘇高淳，溧陽，宜興，入荆溪，東注太湖。（自東壩旣成，中江遂不復東，而宜歛諸水，皆自蕪湖西出矣。）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沅水，見前「滎波旣豬」及「濟河惟兗州」注。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

陶丘，當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南。荷，卽荷澤，見「導荷澤」注。汶，水名，見「浮于汶，達于濟」注。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淮，水名，見「海岱及淮惟徐州」注。桐柏，山名，見「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注。泗，水名，見前「泗濱淨磬」注。沂，水名，見前「淮沂其乂」注。

導渭自鳥鼠同穴，

渭，水名，見前「涇屬渭汭」注。鳥鼠，山名，見前「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注。同穴，同脈之枝山也。

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

澧，水名，見前「澧水攸同」注。涇，水名，見前「涇屬渭汭」注。漆沮，水名，見前「漆沮既從」注。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名，見前「逾于洛，至于南河」注。熊耳，山名，見前「熊耳，外

方，桐柏，至于陪尾」注。澗，澗，伊，皆水名，見前「伊洛澗，既入於河」注。

(四)

九州攸同。

九州，卽一冀州，二兗州，三青州，四徐州，五揚州，六荊州，七豫州，八梁州，九雍州也。

九州水土，無不平治。

四隩既宅，

隩，四方土地可居者也。

四方土地可居者，既已宅居。

九山旅列。

九山，九州之山也。

九州之山，既已旅祭通道。

九川滌原。

九川，九州之川流也。

九州之川流，滌滌泉源而無壅遏。

九澤既陂。

九澤，九州之湖澤也。陂，蓄水也。

九州湖澤，既已豬畜，而無決潰。

四海會同。

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也。

六府孔修，

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

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

庶土交正，

庶，衆也，庶土，非特穀土也。

底慎財賦，咸則三壤。

底，音紙，致也。則，品節之也。

致慎其財賦之入，皆品節之上中下三等土地也。

成賦中邦。

成賦法于中國也。

錫土姓。

賜諸侯土以立國，姓以立宗。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敬也。台，音貽，我也。距，遠也，抗也。朕，我也。（古代人多可自稱，秦始皇後，始專爲皇帝之自稱）
謂平治水土，躬親其勞，是先以德服天下，故天下人皆不肯違抗我所行也。

（五）

五百里甸服：

甸服，服，天子威德所服之地，甸服，天子所居，四面各五百里，爲天子治田也。

百里賦納總，

總，聚禾稔成束曰總。

二百里納銓，

銓，音軌，截取禾穗曰銓。謂用銓（種禾短鎌也）以刈者，以銓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結，服，

結，讀如結，禾稊也。皮也。服，使之服輸將之。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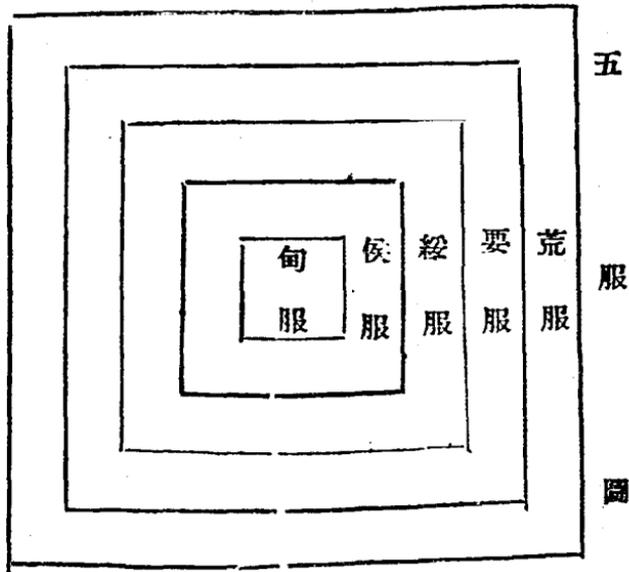
粟，穀也。

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王畿之外，五百里至一千里。侯服，爲斥候而服事者也。

百里采，

百里，距王都六百里。采，采地，卿大夫食邑也。



禹分五服時，自必有因形制宜必截長補短之處。上圖所示，觀象得意則可，扣筭捫燭，則誤甚矣。

二百里男邦，

二百里，距王都七百里。男邦，封男爵之小邦也。

二百里諸侯。

二百里，距王都八百里。侯，封侯爵之大邦也。

五百里綏服：

五百里，距王都一千里至一千五百里。綏服，安服王者之政教者也。

二百里揆文教，

三百里，距王都一千三百里。揆文教，揆，音跪，度也，度之以文教，以文

教範圍之也。（以禮樂法度。化民成俗）

二百里奮武衛。

二百里，距王都一千五百里。

五百里要服：

五百里，距王都一千六百里至二千里。要服，要東之以文教者也（要者，約束之義）。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三百里，距王都一千八百里。夷，有二說：一，悅也，取「遠者悅」之意，二，謂專指東方夷人。二百里，距王都二千里。蔡，放也，放逐罪人於此。

五百里荒服：

五百里，距王都二千一百里至二千五百里。荒服，荒野之地也。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三百里，距王都二千三百里。二百里，距王都二千五百里。流，五刑之一，安置遠方，終身不返也。（分遠近爲三等）

(六)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

漸，流入也，謂教化流至于海也。被，覆也。暨，及也。

聲教訖於四海。

訖，同迄，至也。四海，古謂中國四境皆有海環之，故稱中國爲海內，外國爲海外。

萬錫玄圭，告厥成功。

錫，納賜也。圭，玉之刻上方下者，國有大事，執以爲瑞信之物，亦謂之瑞玉。形制大小，因爵位及所用之事而異。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諶勿威，百志懽熙。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罔夷米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敎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帥！」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犀陶過積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臯陶！惟茲巨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予，時乃功，懋哉！」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曰：「來，禹！降水儆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帝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

帝，「毋，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譬臆，夔夔齊慄。替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禹拜昌首，曰：「兪」，班師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卷三 禹本紀

夏本紀

一

夏禹，名文命，其父崇伯鯀，帝顓頊之子也。黃帝子昌意，昌意子顓頊。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當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及四岳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賢于鯀者，願帝試之！」于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患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堯乃更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于是舜舉鯀子禹，仲續鯀之業。

堯崩，舜問四岳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汝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齊粟稷，爲綱爲紀。禹乃遂與益后稷，率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不敢入，薄衣食，致孝鬼神，卑宮室，盡力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欂，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阪九澤，度九山。命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二

禹行自冀州始。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以下全錄禹貢，直至「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檜文字間有小異，以省篇幅，從略）……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于是帝堯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天下于是太平治。

三

帝舜朝，禹，伯益，皋陶相與語于帝前。

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相。」

禹曰：「然，如何？」

皋陶曰：「都，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

禹拜昌言曰：「然」。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禹曰：「吁，若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早夜峻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庶幾。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大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祇行。」

禹曰：「女言致，可續行。」

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

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

禹拜曰：「都，予何言？予見日孜孜。」

皋陶……曰：「何謂孜孜？」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溺于水災。予乘四載，行山刊木，與益子衆庶鮮食。余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與稷子衆庶雖得之食。食少，闕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

皋陶曰：「然，祛女昌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天其重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六律，五聲，八音……以出入五言，汝聽。予節辟汝匡拂予，汝無而從，退而謗予……君德誠施皆消矣。」

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

帝曰：「毋若丹朱傲，烝慢遊是好，無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

是。」

禹曰：「予辛壬癸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十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

帝曰：「道吾德，乃汝功序之也。」

皋陶子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于是變行樂，祖考至，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

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禋。」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敬哉。」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帝拜曰：「兪，往欽哉！」

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四

帝舜荐禹于天爲嗣，十七年而舜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皆不從商均而從之。禹乃卽天子位，南面而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姁氏。

聖
帝禹立，荐臯陶于天。臯陶卒，封其後于英六。……舉益任之。七年，禹巡狩，會稽而崩，因葬于此。

三年喪畢，益避禹子啓于箕山之陽。天下之人不從益而從啓，啓遂即天子位。

(卽錄史記)

夏紀

大禹，黃帝玄孫也，姓姁氏。黃帝次子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封崇伯，鯀生禹。堯時洪水滔天，鯀爲司空，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殛死于羽山。舜舉禹使續父業。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禹傷父鯀治水，功不成而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之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橦，左準繩，右規矩，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命益子衆庶之相，可種卑濕。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而均給諸侯。禹乃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各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堯於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

舜既即位，乃使禹爲司空，以宅百揆。舜子商均不肖，乃荐禹於天，使代已位。舜崩，避居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乃即天子位。

丁巳元年，禹既即位，受舜禪，以金德王，都安邑，國號夏，仍有虞以建寅月爲歲首，色尚黑，牲用玄，以黑爲徽號，作樂曰「大夏」。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

也。

初，舜分天下爲十二州，禹復爲九州。收天下美銅，鑄九鼎，以象九州。作易曰「連山」。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葬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昔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旗旂旒，以尊尊卑等級。古有醕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躋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禹任臯陶益以國政。是時，天雨金三日。

禹娶塗山氏女，名曰橋，生子啓，歷辛壬癸甲四日，往治水。啓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

一 禹南巡，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此天所以爲我用也。夫生，寄也，死，歸也，奈何憂於龍焉。」龍猶輾轉，禹顏色不變。須臾，龍俯首而逝。

禹葬羣臣於會稽。防豐氏後至，禹戮之。

禹嘗荐益於天，七歲而禹崩，其在位二十七年，壽一百歲。益避啓於箕山。天下歸
僕鞠覲及訟獄，詠歌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摘錄通鑑)

卷四 禹 讚

一 論語一則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泰伯第八）

二 孟子四則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滕文公上）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滕文公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體。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鳥地則皆然。」

（離婁下）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萬章上）

三 左傳一則

大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四 司馬相如一則

昔者，洪水湧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壅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滄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胥，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摘錄自難蜀父老）

五 韓愈：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

曰：「然。」

「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

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

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

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

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嘗不淑，則奈何？」

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

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

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附錄

論「禹聞善言則拜」

(一)

在孟子一書裏有這樣一段記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這是一個不應該忘掉的古訓。然而中國不幸，處在這一個空前嚴重的時代裏，還只見一批「詭誕，予既已知之矣」的人，於是一大批有骨氣有坦當的漢子便被拒絕於千里之外，而這批「詭誕」先生的左右便只是一些阿媚逢迎的奴才，國事使一天糟似一天。這只有使有骨氣有坦當的漢子在暗中痛哭流涕而已。

(一一)

我常把這一批有骨氣有擔當的漢子叫做「朋友」，而把只知阿媚逢迎，只知「是是是，看着着」的東西叫做「奴才」。我曾對「只要奴才，不要朋友；只用奴才，不用朋友；只相信信奴才，不相信朋友」的各界領袖加以痛斥，說他們是「奴才社會」的造威者，是相信「奴才哲學」的人物，因此於不知不覺之間，自己也只是一個奴才吧了。（見「朋友與奴才」，特錄於後，作為「附錄的附錄」。）

一位前輩先生告我道：

「『禹聞善言則拜』，古今能有幾人？因此，配作朋友的人也該知幾一些。龍逢比干如果把話說得委婉一點，也許可以見效，過於直言，每每是不見容的。」

這話當然有理。但我仍有另一看法：枉己正人，也每每是做不到的事。因為配作朋友的人，天生必有着聰直性情，把聰直變成委婉，自己先就氣弱心虛，有理由也必會

說不出來。況且遇着「訖訖」先生，一切他都「予既已知之矣」，你說得再委婉又有什麼用處？好善如禹者即使碰着比龍逢比干更加愷直一萬倍的人，我相信他也會聽取「善言」；「訖訖」的信徒我即相信即使你再委婉一萬倍，他也一定還是「予既已知之矣」呢。因此，我想在這裏，來談一談——

「禹聞善言則拜」。

(三)

一個朋友又這樣對我說：

「古今中外，誰都愛聽悅耳之言。忠言善道，必定逆耳，雖利於行，却有些令人受不下。禹拜善言，大概有些「矯情」吧？」

仔細一想，我對於「矯情」二字的看法，竟不能，也不願加以否認。可是，我再仔細地思索：「矯情便一定不好嗎？」

「不見得！」我願大胆地答覆了。

人間原沒有「絕對」的是非；誠實本是美德，但對敵寇誠實則只算是漢奸；欺騙本是壞事，但假如爲了愛護或公衆福利而迫行欺騙却是無可非難的善舉；暗殺本是偷偷摸摸的行爲，但如在佔領區對敵寇或漢奸之類實施暗殺，却變成了慷慨激昂光明磊落……

……這種例證，舉不勝舉，「矯情」又何嘗是例外，爲個人私利而矯情者只算奸雄，爲國家公共福利而矯情却是一種至難的克己工夫。我願對這種克己工夫，敬致我的最大的讚美。

而且，綜觀大禹一生，便似乎多在爲國家和民衆的福利上矯情：「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他爲治水，却弄得全身滿了死菌，皮膚上上落盡了寒毛。愛妻私子，人之常情，他却弄得「三過其門而不入」，弄得「啓呱呱而泣，予弗子」。衣食住要求考究，人之常情，他却是「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這種爲國家爲羣衆而下的克己工夫，我們除了驚佩和讚美而外，難道還敢非議不成？

然而這樣一個完人，他還「聞善言，則拜」。

(四)

今天中國所遭逢的災難，比洪水時代當不只大一千倍，因此我們需要一千個一萬個大禹，在各個社會角落裏，領導萬萬千的小禹，和這次空前的災難決鬥着。但是今天中國社會各界領袖，對於在他們面前，敢大胆地用朋友態度談話的骨硬漢子，便會如孟軻先生所說：「訥訥，予既已知之矣，——縱使口裏沒說，難道不在心中說着麼？——於是他們面前，便天然只繞着一批「是是是，看着看着」的奴才。他們或者有時也明知道

實是一批奴才，但有什麼辦法，繞着「訥訥」先生的本來只應有奴才，而「訥訥」先生也只算奴才，只用奴才，只相信奴才。何以故？因為好恭維惡戇直好頌揚溫順惡犯顏拂逆原是人之常情，不足爲怪。於是便只有如孟軻先生所說「國欲治，可得乎」了。

這就是不知道爲國家而矯情所吃的虧。

如果這一批社會領袖，都知道爲國家而矯情，則真是「途之人亦可以爲禹」，荀卿先生所說決不是騙人的。

但是他們却只要奴才，只用奴才，只相信奴才。

他們讓朋友孤寂，讓朋友在暗中痛哭。

(五)

過去，司馬遷作晏嬰列傳後，曾表示他不脾羨的熱情道：「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今之中國社會，假如真出了一個禹，我豈只如孟老先生所說「吾聞之，喜而不寐」而已，我也一定套着司馬遷的語句道：「我雖爲他守門跑街，也心甘情願，且覺得求之不得的」。（自然，我得聲明，在職務上我應忠實地爲他守門跑街，在人格上我還是應勉爲他的朋友，而非奴才）俱萬幸而竟出了一千個乃至一萬個禹，那我一定趕先自殺，趕赴黃泉下去告訴列祖列宗說：

「請不要再愁眉苦臉，或是痛哭流涕了！中國雖正遭逢比洪水時代不只大一千萬倍的災難，但是出了那麼多禹，國家復興是絕對沒有任何問題的」。

（二十七年十月舊作）

附：朋友與奴才

「汝爲奴隸乎？然則汝不能爲友。汝爲暴君乎？然則汝不能有友。」德國哲學家尼采說。

「得師者昌，得友者存，得臣下者亡。」中國古訓這樣寫過。

然而中國社會，中國社會裏一切領袖們，却只要奴才，不要朋友；只用奴才，不用朋友；只相信奴才，不相信朋友。

對於個人，「是是是，看着着，」「大人大人，佩服佩服，」「恭順候門，靜聽吩咐。這是一個奴才的態度。「你的話未必對，我以爲……」「你錯了，聽我老實告訴你……」真實相對，直言無隱。這是一個朋友的態度。

對於社會，「隨波浮沈，阿媚取容，不顧是非，投其所好。」這是一個奴才的態度。「不顧衆怒，有話敢說，糾正社會的惡習，指譏社會的短處。」這是一個朋友的態度。

奴才常彎腰點頭，朋友常搖頭不許。奴才使你常覺得你自己偉大，偉大得不可思

議。朋友則使你常覺得你自己渺小，渺小到一無是處。

然而奴才只使你變成一隻大而無當的紙老虎，朋友却可以使你變成一隻「飛冲天」的蒼鷹。

但是，你只喜歡奴才，不喜歡朋友。

朋友愛你，以德，以品，以善，以真，於是以責備，以諫阻。奴才誤你，以姑息，以虛榮，以自大，以苟且，於是以奉承，以恭維。

但是，你只愛奴才，不愛朋友。

讓我毫不客氣地對你說：你只是一個蠢東西！

讓我正告你，你中國社會：奴才只使你墮落，使你認不清自己，使你全變成一個「奴才社會」。因為大家全喜歡奴才，全需要奴才，全相信奴才，於是全社會便只會有大奴才，小奴才，一等奴才，二等奴才，奴才的奴才，滿屋滿街的奴才，而沒有一個真正的「人」。過去，賈誼對時事痛哭過，阮籍對窮途痛哭過，而今如有新的賈誼或阮籍，他應只痛哭這一個奴才社會，不哭其他。因為奴才只需要作奴才，對於主人之是否本國人，那是不願去問的。

讓我正告你等，你等中國社會各界領袖：你等是社會風氣的領導者，這一個「奴才社會」的造成，就是你等罪惡的總暴露，因為你等只要奴才，只用奴才，只相信奴才，

供求相應，才造成了這滿屋滿街的奴才。但你等可別沾沾自喜，以為你等成了主人。「奴才社會」有其「奴才哲學」。「奴才哲學」却是崇拜權力，服從權力。他對你作奴才，只因你地位比他高，權力比他大。你如喜歡他作奴才，則你本身也便是「奴才哲學」的信仰者，假如有一個比你地位更高比你更有權力的人在，則你本身也使只配作一個奴才而已。上諂者必下驕，下驕者也必上諂，奴才只使你等也作奴才，只教你等也作奴才，只讓你等看見「當今天下，皆奴才也」，於是安於使他人作奴才，安於讓自己作奴才或準奴才。

讓我正告你，你中國社會：你應找尋朋友，培養朋友，尊重朋友。朋友才會使你向上，使你全社會裏的人真正叫「人」——在人格方面，上至國家元首，下至田間農夫，一律互相尊重，一律平等自由。

讓我正告你等，你等中國社會各界領袖：你等也應找尋朋友，培植朋友，尊重朋友。朋友即使是你等的部屬，他也會讓他和你等在人格方面，不分高下；朋友也讓你等和你等的長官，在人格前面一律相互尊重，一律自由平等。

然而你，你中國社會，你等，你等中國社會各界領袖，你們却只要奴才，不要朋友，只用奴才，不用朋友，只相信奴才，不相信朋友。

你們讓朋友孤寂，讓朋友躲在暗中痛哭。

我願毫不客氣地在這裏對你們說：你們只是一些蠢東西！

（二十七年九月舊作）

中華建國協會叢書

大禹

(全一册)

每册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著者 祝實明

主編者 左華宇

發行者 中華建國協會

出版者

成都西御街廿九號
晨鐘書局
電報掛號八八九二

6
362136
U/

362136

